

野菊花

黄孝纪

春节一过,大地迅速回暖,时雨时晴。乡间的原野,草儿绿了、高了,嫩嫩的,让人看着就喜爱。菜园里的白菜长苔了,萝卜开出了繁花,有的金黄,有的洁白,一片一片,像灿烂的云霞。

这样的早春时节,故乡的宅旁沟畔,田埂山脚,常会密集丛生着艾草和野菊。它们都长着裂缺的叶子,模样实在太像了,若不仔细甄别,还真是容易混淆。

在故乡,野菊又叫花艾。顾名思义,因其在深秋盛开灿烂的小黄花。艾草叫大叶艾,相比野菊,它的叶片略大,表面有灰白绒毛,色泽灰绿,不像野菊那般绿得油亮而深沉。艾草的主梗笔直生长,野菊则不同,长到一定高度,就会倒伏,匍匐开枝,蔓延开来。还有一种艾,叫寿艾,是种植的大艾蒿,高而粗,叶片也最大,是端午节与菖蒲一同挂在门上窗前的辟邪之物。此三者当中,艾草和寿艾有着浓郁的香气,却不开花,只是在夏秋季节,于枝梢结出一粒粒圆豆般的硬果球。

童年里,春天的野菊和艾草还矮小时,嫩嫩的,常被我们扯进篮筐,用来当猪草。到了夏天,高了,长了,梗枝老了,割了来,投进池塘喂鱼,或者用来肥田。不过,在村人的生活里,野菊也是不可或缺良药。

那时的村庄,无论做饭还是煮汤,都是以烧柴火为主。每天早中晚,家家户户的瓦屋面上就缭绕着浓浓淡淡的炊烟。只是这样的烟火,于主妇们而言,很伤眼目。烟尘弥漫,呛得咳嗽,熏得眼睛泪流不止。上山捡柴,用竹篾接枞毛,搂油茶树叶,也是主妇们的日常活。许多时候,一不小心,树灰落进眼里了,或者枝叶一弹,打着眼球了。久而久之,很

多妇人都害了眼疾。严重的,会在眼球上生一层白翳,模模糊糊,看不清东西。记得我还小的时候,我的母亲就曾有一只眼睛生了白翳。

村里治白翳的,都是用草药郎中的土药。每次郎中来送药时,都是临时采来各种植物的枝叶,混合在一起,用铁锤捣烂成一团,湿湿的、绿绿的,放在一块长布条上,敷在患疾的眼睛上,包扎起来。这当中,必得有野菊的新鲜叶子。我母亲的眼翳,也是经过这样反复敷药,才治好的。

乡间的人,对于野菊清肝明目的功能,大多知道。每当深秋初冬,草木枯槁落叶之时,金黄色的野菊花开得正旺盛,屋旁、路边、田埂、山坡、溪岸……到处都是,一丛丛、一片片,生机勃勃,美丽明亮。这时候,很多妇人就会提了竹篮,采摘这

些未开的花苞和鲜艳的花朵。回家后,在水锅里略为一蒸,铺展在簸箕里晒干,制作成野菊花茶。

母亲在世的岁月里,每年我的家里都会有她采制的野菊花茶。泡茶的时候,抓一撮干干的野菊花,放进铜壶里,灌满烧沸的井水,盖上壶盖。隔一阵,筛出来的茶水,金黄、透亮,白色的瓷碗里,热气蒸腾,清香缭绕。

野菊花茶,喝起来味道有点苦,却一直为故乡人所珍

爱。

多年之后,我已是二十岁出头的青年,遭遇了人生的一场失意。在故乡,在一个野菊花烂漫的日子里,我写下了这首名为《野金菊》的十四行诗——

《野金菊》

像朴实又低微的穷苦的农民,
你世代栖身在无边际的原野。
悄然地生长悄然地开花凋谢,
你平凡的岁月是那样的宁静。

百花中你是最谦逊的孤独者,
因而你的志更高胸襟更旷远。
当纷繁的春花竞相争奇斗艳,
你和一般的野草也没有区别。

我对你永远怀着崇敬的深情:
即便是受尽冷落也不亢不卑,
你深知热烈原不在辉煌一时。

等到花草在秋霜里纷纷隐遁,
你献给这片养育了你的土地,
是一片金色的爱蓬勃的生机。

小小说

唐胜一

环保局里的保洁员

环保局的保洁员其貌不扬,却很能干,还让城里人改变了对乡里人的不好印象。她名叫丁秀梅,50多岁,人称丁大娘。她本是进城的街头擦鞋者,现在成了县环保局的保洁员。

“喂,擦鞋大娘,请你搞家庭卫生去不?”她点着头:“去。”“多少钱一天的工资?”她伸出一根手指头:“100元一天。”请她的先生纳闷了,直截了当地问:“人家不都是200多元一天么,你咋只要100元一天的工钱?”她讲出实话:“我们街头擦鞋,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擦,闲着的时间多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工钱便宜点有活干,能赚一点是一点,聚少成多嘛。”她去人家的家里搞卫生大清除,从早上忙到天黑还未忙完,一个劲地加班干。家庭男、女主人分别跟她讲:“一天干不完,就明天再来算半天吧。”“不,这个把小时干得完的活,我不会算半天的工,连一分钱的加班费也不要。”

请她去搞家庭卫生的先生,正是环保局的郝副局长。他联想到局务会议几次讲到要外请保洁员的事儿,觉得这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呀。郝副局长的想法得到老婆的双手赞成。老婆说:“真的,你再上哪去找到这么好的人啊!既勤快能干,又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。”在一次局务会议上,郝副局长讲起了这件事儿。局长拍板说:“如果真如郝副局长所讲,那我们也就找对了人。但为了慎重起见,我们还是先给两个月的试用期吧。”

就这样,丁秀梅大娘时来运转,做起了环保局的保洁员,一人扛起了整栋办公大院的清扫保洁工作。她早起晚归,每天在大院里忙活10多个小时,让大院的环境卫生大为改观,一举成了县直机关环境卫生的红旗单位。她将办公大院清扫得干干净净,连来此办事的百姓都不由得发出感慨:“这么清洁的环境,真让我们都不好意思去破坏,不敢乱扔纸屑烟蒂,不敢随地吐痰了!”

随着环境的变好,丁大娘的工作量也渐渐轻松了一些。空闲下来,她就坐在凉亭读书看报。有回郝副局长见着就问她:“丁大娘,看么子书和报纸呀?”她拿起来亮给郝副局长看:“都是你们环保的杂志和报纸。”“咋会看这个呢?”她红着脸回答道:“我也算个环保人吧,当然要懂点环保常识,免得闹笑话、出洋相嘛。”

前不久,丁大娘去了趟女婿家。女儿、女婿争先恐后地向她报喜:“妈,你借给我们的6万元钱,可真的两三个月就全赚回来了,现在连本带利都13万元了呢!”“那好啊,你们可要多买些好吃好穿的孝敬我呀!”“那是,那是。”女儿、女婿告诉她,“我们要你老人家来,就是要给个惊喜嘛,送你老一套金首饰。”她接过女儿递上的金戒指、项链、耳环等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她掂着沉甸甸的金首饰,略一沉思,反问道:“你们向我借钱投资服装生意,难道现在服装生意真这么容易赚钱么?”女儿告诉说:“妈,我们当初向你借钱是骗了你老的。现在反正赚了钱,我也不妨实话跟你老讲,我们压根底就没有投资服装生意,而是回乡下老家,与人合伙,购买了挖沙船和机械设备,在乡花冲水库的最里头挖沙子卖,眼下行情看涨,利润越来越高。”

不提则矣,提起则让丁大娘伤透了脑筋。她清楚,这座水库还是一座自来水厂的原水呢,挖沙势必破坏了水环境,直接影响到成千上万户居民的饮水安全。还有,她从报刊上看到,破坏水环境,轻则罚款,重则追究刑事责任。可是,她最了解女儿、女婿的脾气,越是劝其放弃不干越会坚持,哪怕闹得老死不相往来也会如此。那样,既解决不了问题,还会伤了亲情和气。咋办呢?咋办嘛?丁大娘彻夜未眠。

次日一大早,丁大娘“唉——”地叹着气,颇难为情地跟女儿、女婿讲:“不是娘小气,看到你们赚了钱,就想把

借款要回去。而是娘有一大苦衷不好说。你们可能不相信,我借给你们6万元钱,其实有一半是向别人借来的。你们想想,我一个孤老婆子在县城街头擦皮鞋,能赚多少钱啊?我向别人借,当初有约定,3个月,我加倍还给人家6万元,加上她本人的3万元,就要9万元。我为难了吧,就算你们还我6万元,也还差3万元。可人家都把好做在前了,我不能不知恩图报吧。我想来想去,只有向你们开口借了。要不然,我真没脸面对人家了。”老人别过头去,似乎还抹了把眼泪。女儿见此情景心头痛,一咬牙,说:“妈你别着急,我们借钱给你。”女婿大吃一惊,白上妻子一眼道:“那我们岂不是要抽出投资挖沙船的股份了?”

丁大娘的女婿抽出投资挖沙船的全部股份后,其他几个股份持有人也不得安定。特别是经打听得知丁大娘是在环保局当保洁员时,便有了种种的猜测:莫不是会环保整治要拿掉我们这个挖沙船吧?有可能,要不他能放下每月2万元利润不要而退出么?据说取缔挖沙船不单经济制裁,还会追究刑事责任,那可就不划算哪!

乡花冲水库的最里头挖沙船就这样停了下来。

再后两个月,环保整治风暴真的刮到了这村杳杳,锈迹斑斑的挖沙船被大部八块运走了。

几位合伙投资人特地买上高档补品送给丁大娘,打躬作揖,千恩万谢:“真的感谢你老人家!是您老逼迫女婿抽走投资、退出股份,我们才自动停下非法挖沙生产。不然,碰在这次环保整治风暴里,我们得遭受多大的经济损失啊?可能还有牢狱之灾呢!托您老的福,我们真的很幸运。”

丁大娘哪曾听过这般的好话呀,不禁飘飘然了,清清嗓子,自夸地说:“俗话讲得好,姜是老的辣嘛。我老婆子啊,庆幸在环保局的保洁员没有白当!”

